

## 老王接龙“打”方言(之二)

□王绍诚

“打头”，指队列前头或事情的开初，又指人的穿着、气势等。如：看他那打头，像个教书先生。“打头炮”，即带头发言。“打底”，指用于垫底。如：蒸鲜肉一般用红苕或洋芋打底。“打价”，即粗略问价，了解行情。“打猜猜”，即仅凭想象猜度。“打掙子”，本意指押注，引申为猜测押题。“打店子”，即出让门店。“打旅馆”，意同“写店子”，即写号入住旅店。“打黑摸”，指黑暗中像瞎子一样“摸黑”。

“打干呵嗨”，指得不到

对方响应的单相思，或对某目标捞不着的空想。“早栽秧，早打谷”，意思指凡事都莫误时令，赶晚不如赶早。“打蹉跎儿”，即乳儿笨拙地蹒跚学步。“打堆”，即结伙、相伴。“成群打浪”，形容一拨拨人流势如潮涌。“打丝绞”，即与人经济或情感方面深度交往纠缠。“打脱离”，指夫妻或恋人正式分手。

“打辣锅”，即烧干锅炒“炆锅”菜。不加佐料不配主食吃原味食物叫“打白口儿”。“打扬尘”，指正月前里里外外大扫除迎农历新

年。“打折”，指折价让利；清理、规整；应付、敷衍，如：支(遣)个下人就把你打折了；彻底“扫(吃)”光，如：干脆把这点剩菜一哈打折喽。“不好打整”，则指人难缠，难以对付，事情“烫手”，不好处置。

“打加补”，即作重新加固、返工弥补。“打糖糊”，本意指给墙体抹面，借喻做面子活路。“打软腿”，指腿脚不听使唤，亦喻自己行事或与人共事过程中意念动摇。“打闪火”，即事情中途扯拐生变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、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## 拉横耙

□梁功勋

牛能拉犁翻土，拉耙碎土，但并非天生就会干耕田的农活。天刚麻麻亮，隔壁吴三婶就在喊：“火娃儿，太阳都晒到屁股咯，你们小两口咋个还不起床，今天你们要教牛耕田得嘛！”据说，和睦的两口子调教出来的牛，以后才听使唤，不会成为拉横耙的犟牛。

人们常把那种爱讲歪道理，扯横筋的犟拐拐，叫作拉横耙的犟牛。大家在一起摆龙门阵，有人却喜欢“打顶张”“拉横耙”，凡事都要另说一套，争个输

赢。以前，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就是这样的人，大家私下给他取了个歪名：“犟牛”。有天他和一个同学争论问题，争得面红耳赤，不欢而散。当晚睡到半夜三更，他突然起来去把那个同学摇醒，大声武气说：“我想清楚了，那这个问题应该是……”把整个寝室的人都吵醒了，有人赏了他一句：“睡不着，蚊子咬脑壳嗦？”这本来是一句笑话，第二天，“犟牛”却又认真起来，“我把寝室昏昏角角都找遍了，哪

有蚊子嘛！”弄得大家哭笑不得。

前年开同学会，“犟牛”带上老婆一道参加。有同学问他，“你现在还犟不犟啊？”“都七老八十，犟不动了。”在同学面前，他诉起苦来：“自从结了婚，我老婆掌握了经济大权，把我刮得焦干，经常包包头一分钱都没得，哪犟得起走嘛！”“犟牛”老婆一听喊起黄来：“大家不要相信他瞎扯，他经常在家里鼓起两只牛眼睛拉横耙，哪个犟得赢他嘛！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## 说人的毛大王

□汤飞

我的孙子小玉米慢慢长大了，嘴皮子越来越利索，说起人来硬得我回不了嘴——那种感觉就好像咬了一大口玉麦馍馍，堵在喉咙咽不下去，把我气得莫法。

那天，我给他买了一个旋风陀螺，他玩得起劲，结果滚出去的轮子经常还不了原，这个急脾气的小家伙又吼又闹，屋里的空气都变得焦躁了。有一次，那轮

子不知道藏到哪个卡卡角角了，我只好打起手电筒找。过了好久才在立柜脚边寻到。本以为这事就完了，哪晓得他竟然说：“你天天爱清洁、讲卫生，床底下咋满是灰尘？”我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：“你这个说人的毛大王！床下不好打扫，一般都是隔一段时间才打扫。”

大王的大念“dà i”，跟山大王相似。说人的毛大

王指的是爱说(损、嘲笑)人的人。这种人说的时白泡子乱翻，轮到各家的时候就不咋灵光了。每回让小玉米洗脸刷牙，他迟迟不肯动，还会反问：“怎么又要洗了？”

如果说人的毛大王是咪娃儿，听的人多半会一笑而过。假如是莫得眼水的大人，那可招人厌烦喽。说人时不做出一副毛大王的派头，或许能让讨厌减轻一分。

## 经佑

□肖洪江

川北方言经佑，意思是指照顾、照管、照料、保护、保佑、服伺的意思。比如早晨起来煮饭，妻子对丈夫说：“茶壶里在烧开水，你经佑到起，水开了把火关了，我去经佑娃儿起床。”

我小时候，每天父母上工走时都会嘱咐：“你是老大，要把弟弟妹妹经佑好，不要让他们去堰塘边玩耍哟。”邻居大叔大妈结婚分家后，成为单帮人手，小孩没人照管，也经常把娃儿交给我一起经佑。于是，我成了院子里的孩子王，带领着七八个娃儿，做各种各样的

游戏，最多的是跳绳、编烟牌、抓子儿，其实，我也只有五六岁。

院子里有个90多岁的唐祖祖，时常坐在院坝里的椅子上晒太阳，她家里人也常喊我经佑她。有时因为玩耍我跑远了，唐祖祖的儿子就会对我说：“喊你把祖祖经佑到，你却跑得毛毛无影。你好好经佑你祖祖，二天我给你买糖哈。”

到了我上学的时候，母亲就让院子里的大娃儿照顾我。她对读五年级的肖明伟说：“你把洪江经佑到哈，不要让大娃儿欺负他哟。”

记得当年生产队每年都要养一头猪，家家户户轮换着经佑。从一家换到另一家养要过秤，按重量记工分，因此人们都精心经佑，猪长得油光水滑，过年杀猪时，有300多斤，按人头分配，大家都很高兴。

老人生病了，要经佑；妇女坐月子，要经佑；娃娃小，要经佑；种庄稼、栽果树，也要经佑。如今，农村的年轻人很多去城里打工了，说的是普通话，只有回到老家才说经佑这样的方言，经佑里传达的乡情让人难忘。

## “歪”

□尹和亮

我老家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的人常会说到“歪”字，有两个释义：一是骂，批评；二是表示厉害、优秀。

我上小学六年级时，某天自习课上，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突然问一个平时看起来学习特别认真的同学：“期中考试成绩还好吧？”同学回答：“还行，班级第五名。”老师鼓励他继续保持。在讲台翻看成绩册后，老师再次来到该同学面前，厉声说道：“你排名倒数第五啊？”见同学有些紧张，老师安慰道：“你莫害怕，我不会‘歪’你，只要你好好努力，肯定会像学习好的同学一样‘歪’。”第一个“歪”是批评的意思，第二个“歪”则是优秀的意思。

初中一年级期中考试，我

的成绩还可以，获得班级颁发的奖状和奖品。周五放假回家，表姐说：“你这次‘歪’得很，你爸肯定不会‘歪’你了。”第一个“歪”是优秀的意思，第二个“歪”则是批评的意思。

初中三年级第二学期时，我在学校犯了错。周五放假回家，表姐说：“你这次‘歪’得很，你爸应该要‘歪’你了。”第一个“歪”是厉害(带点讽刺)的意思，第二个“歪”则是批评的意思。当我爸正准备“歪”(批评)我的时候，表姐的声音飘了过来：“莫‘歪’(批评)他，小孩子不懂事。”就这样，我免了一顿“歪”(批评)。事后，表姐跟我炫耀：“还是我‘歪’(厉害)吧，让你少挨了一顿‘歪’(批评)。”

## 拈油大与打牙祭

□瘦山禾

“拈油大”和四川方言里的“打牙祭”都有吃油荤之意，但与“打牙祭”的意思还不尽相同。

“打牙祭”指的是自己家里买点猪肉，一家人解解馋。过去不像现在这样，天天都可以吃到油荤，都是家人“膀胱刮肚”的情况下，买点油荤吃，一个月基本就两回。

“拈油大”则是指走人户吃的宴席很丰盛的意思。如果要办红白喜事，主人家总是要尽其所有，让来的客人吃得巴适。这个时候，主人家安排的菜品当然要比“打牙祭”时多得多，所以人们把吃宴席称为“拈油大”。

那会的小娃儿，特别喜欢去“拈油大”，不仅可以敞开肚皮吃好的，在席桌上，还可以得到一份主人家给的红包。记得我四五岁时，我嬢嬢来到我家请“春桌”，我就晓得第二天要到他们家去“拈油大”了。我头天晚上就把第二天要穿的新衣服新鞋子准备好放在身边，生怕第二天找不到了，耽误去嬢嬢家。这个小动作被我妈妈看见了，多年后，我妈还拿我开玩笑说：“那会说起走人户‘拈油大’，你半夜都睡不着，把衣服裤子都准备好了，现在说起‘吃油大’，你咋不那么积极了呢？”

## 爬皂角树

□陈世渝

川渝方言里面把学习成绩不好形容为“爬皂角树”，意思是学习像“爬皂角树”一样困难。

孙女读小学一年级，那天做作业时又扯拐，不用心学习。她一边看电视一边写字，或者写两个字吃一点东西，嘿潇洒享受的样子。老伴叫她一心不要二用，把作业做完了再耍、再吃，可她偏要我行我素。我马起脸说：“叫你好好生学习，你要打王逛逛‘爬皂角树’，二回成绩哪个会好？”

一天，我写的小文章在报上登了出来。我得意地念给孙女听，她不满地说：“爷爷，你写的文章一哈哈儿逗念完了，不过瘾，你不能写长点哪？”

我惭愧地说：“我只有勤点‘墨水’，写不长呀！”孙女跑去拿来一瓶墨水说：“爷爷，我有墨水，勒下可以写好多字了！”勒个祖孙乐事，从侧面也说明了我先天不足，顶多只有半罐墨水。

记得我当知青时，有段时间，队长叫我记工分。要收工前给社员们记工分时，我竟连堰塘的堰、犁田的犁、掰苞谷的掰勒些常用字都写不起，只好做个记号，晚上回去查字典。勒逗是想当年读望天书，“爬皂角树”去了。

知耻而后勇。后来，我刻苦学习，勤奋写作，心无旁骛，终于打好了知识基础，也找到了人生乐趣。